

茶餐廳香港威盡

鄭家豪



從溫哥華、三藩市、巴黎、繞北美、歐洲走一個圈，告訴我，什麼地方沒有香港茶餐廳？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在列治文一家茶餐廳竟然吃到完全港式的乾炒牛河和菠蘿油。那個菠蘿油，菠蘿包夾着厚厚一片牛油，口感比香港勁。

在關島的一次，香港遊客不多，被我發現酒店附近斜坡有一家港式茶餐廳，便進去吃燒鵝米粉，老闆用廣東話招呼，他從香港來，經營全關島只此一家的港式茶餐廳，我說：「你了不起，關島美國人開眼界了！」

廣州親友上午搭直通巴士來到旺角，馬上找到已經相熟的茶餐廳，照例魚蛋湯河、菠蘿油、一杯港式奶茶，購物完畢，搭下午直通巴士回去，雞尾包、菠蘿包、酥皮蛋撻隨身每樣一盒。

蛋撻、菠蘿油、西多士，堪稱香港茶餐廳三絕。

歐洲人做奶類蛋糕出神入化，但至今都沒有蛋撻。不能不讚香港麵包師傅本事，早期做薄皮的蛋撻，然後又做酥皮的。蛋撻本來是麵包店出品，茶餐廳「取長補短」，取了過去，自製麵包，每日分時段出爐，熱辣辣香噴噴，把街坊食客吸引過來，更何況酥皮蛋撻，這一着茶餐廳老闆IQ高超。

菠蘿包不尋常，為香港獨創，因為以麵包為主食的歐洲人，弄不出菠蘿包上面的一層酥皮，只好放棄。香港人在菠蘿包的原創上，聰明地夾一片厚牛油吃，吃出「菠蘿油」美味，還有冰鎮的呢！自此，人人熱戀「菠蘿油」。

第一位製作「西多士」的麵包師傅是個謙虛的智者，將一片普通無味的方包，沾上雞蛋牛油，在油鑊炸香，塗上牛油、糖漿或煉奶，成爲一道可口甜品，方包從此脫胎換骨，成爲廣受歡迎的美食，不知當年怎的叫「西多士」，我以為「港多」更能標籤港產特色。

奶茶、紅豆冰，一對孖寶，是港人所愛。

飲奶茶向以英國爲標準時尚，歐洲人喜用「錫蘭紅茶」，即今日的斯里蘭卡茶，再加入純鮮奶，茶味清香，早年的冰室，沿用外國製法。大牌檔出奇制勝炮製出「絲襪奶茶」，然後又出了「拉茶」，獨特的港式奶茶風味宣告形成，入口香滑而濃郁，茶餐廳紛紛採用，把港式奶茶的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，配合大口粗身的茶杯，形象鮮明，若問什麼是港式奶茶，簡單說：大口杯，凡用玻璃杯、金屬杯的都是走樣。

紅豆冰是小孩子的恩物，飯可不吃，紅豆冰不可少，啜啜有聲，吃得入神，是夏季一寶，炎夏天氣街上走得滿頭是汗，首先想到茶餐廳「過冷河」，再一杯紅豆冰，離開香港的日子，便感到喝一杯紅豆冰不容易。

茶餐廳各類食物據說超過百種，中型茶餐廳也有數十種，只覺洋洋大觀，西式食品如：火腿奄列，三文治、西多士、火腿通粉、牛肉通粉、沙嗲牛肉公仔麵、炸魚套餐、薄牛扒套餐、炸雞脾套餐、鐵板牛扒、豬扒、雞扒；中式而暢銷的「碟頭飯」，燒肉、叉燒、雞鴨任選；雲吞麵，魚蛋麵、牛腩麵；及第粥、牛肉粥、皮蛋瘦肉粥；蘿蔔糕、炒麵……茶餐廳的特色就是地道美食，中西融合，港式烹調，味道百變。

茶餐廳有自己的文化，例如：靚仔（白飯）、靚女（白粥）、細蓉（雲吞）、冬丁（凍奶茶）、飛沙走奶（奶茶或咖啡不用糖與奶）、汪阿姐（熱咖啡）、女人（藍妹啤酒）、大力（大裝喜力啤酒）、下火（皮蛋瘦肉粥）、走色（免醬汁）、加色（多醬汁）、走青（免葱）……

最近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邀請廣東社會科學界的教授、專家學者，評選一批「香港文化名片」共十四項，相信有助提升香港知名度，如維港景色、李小龍。茶餐廳代表香港飲食文化而被選上。

世界許多城市，有香港人居住便有港式茶餐廳。



由漢字組成的對聯是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樣式。好的對聯，不但能凸顯撰寫者的志趣，而且能還原某種歷史場景，其作用，不亞於一首詩。

林則徐是抗擊侵略者的英雄，他的詩句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」早已成爲不少有志之士的座右銘。若能知道他自動的對聯「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無欲則剛」，則可以對其氣魄和情懷有進一步的了解。

一九三一年，徐志摩因空難逝世，蔡元培寫了輓聯：「言語是詩，舉動是詩，

聯語寄情

易湘壬

畢生行徑均是詩，詩的意味滲透了，到處都有樂土；乘車可死，坐船可死，靜臥室中也可死，死於飛機偶然耳，不必視爲畏途。」這副由白話組成的對聯，一般人都看得懂。上聯描述徐志摩的詩人氣質，下聯肯定航空旅行這件新事物，都極生動，且極有分寸。

一九三六年，魯迅去世，徐懋庸撰輓聯：「敵乎友乎，余唯自問；知我罪我，公已無言。」若結合魯迅的文章《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》一起來讀，便可以知道徐懋庸的輓聯是多麼情真意切。

一九一六年，袁世凱欲稱帝，社會上傳聞沸沸揚揚，當時政局則紛紛擾擾，王闓運心有感觸，寫了一副對聯，其聯曰：

「民猶是也，國猶是也，無分南北；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不是東西。」袁世凱稱帝後，改國號爲「中華帝國」，以一九一六年爲「洪憲元年」，當時有人以「洪憲」二字作一嵌字的諷世聯：「洪水橫流，淹沒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；憲章文武，盡是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」

西學東漸之後，西方文化亦融入對聯。民國時期，某數學教員新婚，友人贈聯：「夫婿情長，如幾何直線；子孫繁衍，似小數迴圈。」

抗戰時期，西南聯大師生常要到防空洞躲警報，防空洞裏的生活也能日久生情，有人便在洞口貼出對聯「戀愛三角；人生幾何」。

藝術家怎樣畫蘋果

李夢



提到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（Michelangelo Caravaggio，一五七一年至一六一〇年），愛看畫的人都會對他那些動輒鮮血淋漓的作品印象深刻。這位古怪而瘋癲的藝術家，蔑視一切權威與既定傳統，甚至連前輩畫家畢恭畢敬的神話及宗教人物也不怎麼放在眼裏。創作《聖母之死》的時候，他請來一位羅馬知名妓女裝扮成聖母的模樣，畫中女子仰臥、衣衫不整且頭髮散亂，與觀者心目中高貴聖潔的瑪利亞形象相去甚遠。另一幅作品《聖保羅的皈依》中，使徒保羅跌落在地上，看上去像極了一位外形粗野的村夫。

在畫中呈現美好與神聖，從來不是卡拉瓦喬的信仰。他更喜歡直面現實，用一種誇張到近乎煽情的做法，將並不鮮亮的風景與並不明媚的人性呈現在畫布上。這位巴洛克風格畫家對於「美」的理解，與古典時期的藝術家相去甚遠：他從不粉飾或美化，從不避談狼狽與尷尬。在他眼中，貼近地面而非高高在上的風景與人事，才是理應出現在畫布上的所謂「真實」。創作靜物畫時的卡拉瓦喬也抱持相似的態度，不然，他也不會在那幅名爲《水果籃》的靜物畫中，非要在蘋果上畫出那個有礙觀瞻的蟲眼。

《水果籃》創作於一五九五至一五九六年間，是卡拉瓦喬爲數不多的靜物畫。通常，靜物畫中的物件，大多是一副安寧平和的模樣，不過，依卡拉瓦喬的性格，

他即便只是簡單畫一籃水果，也不願意遵照前人慣用的模式。蘋果與梨子上的蟲眼，泛黃而捲曲的葉子，以及果肉幾近微變的葡萄，都是時間無情流失的見證，也是「不完美」的某種象徵。有趣的是，在卡拉瓦喬另一幅知名畫作《以馬忤斯的晚餐》中，耶穌與衆徒徒環繞而坐的方桌上，也出現了這樣一籃並不新鮮的水果，且果籃中水果的種類及品相都大致相同。或許是因為畫家太過潦倒窮困，以至於根本買不起新鮮水果充當「模特」呢。

卡拉瓦喬畫中生蟲眼的蘋果，是畫家本人藝術理念的絕佳註腳。而塞尚（Paul Cézanne，一八三九年至一九〇六年）筆下的蘋果，於卡拉瓦喬作品面世三百年後出現，除表意外，亦兼具抒情之功用。這位法國畫家曾創作衆多靜物畫，且靜物畫中經常出現蘋果這一意象，要麼在盤中，要麼在桌上。曾經有人說：塞尚筆下的蘋果，比他畫中的女人還要性感。這雖說是一句戲言，卻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塞尚畫蘋果的緣由。他試圖以這一日常生活中再普通尋常不過的吃食，表述心境，亦傳遞自己對於藝術的體悟及追求。

塞尚的畫中，很少出現單獨一個蘋果，通常有十數個甚至數十個之多，三兩成羣，散落在桌面上。每個蘋果大小不一，形態各異，甚至連果皮顏色都相差甚遠。對於顏色的迷戀，或許與塞尚早年在巴黎旅居時結識的一衆印象派畫家有關。他與畢沙羅是亦師亦友的關係，在後者的影響下，塞尚關注自然中四時與四季的景物變

化，並將光線與陰影引入畫中。他創作於一八七八年的作品《七個蘋果》中，有光自左側進入畫中，在每個蘋果的右側留下極其生動的陰影。

後來，塞尚漸漸脫離印象派群落，開始探索屬於自己的藝術語言。他那時的蘋果靜物畫中，不論構圖抑或筆法，都與早期作品有相當程度的差別。先說構圖。塞尚之所以爲後世畢加索和馬蒂斯等立體主義藝術家推崇，因為他開啓了所謂現代藝術的大門。現代藝術與浪漫派作品的最大分別是不再依從透視法，不再輕易爲傳統構圖或設色的框架所限。在那幅一八九五年創作的《靜物與窗簾》中，桌面傾斜，桌上擺滿蘋果的兩個白色盤子明明位於同一水平面上，乍看上去卻好像高低錯落，給人搖搖欲墜的觀感。另一幅作品《蘋果與橘子》中，這種不穩定感更加強烈。白色桌布上，一個蘋果位於桌簷處，眼見就要掉落下來。這些，都是塞尚作畫時打破焦點透視法的例證。

而且，在塞尚畫中，蘋果並非只是平常生活物件，而成爲藝術家心緒與意念的載體。有時，蘋果紅得熾烈，急不可待地想要對觀者傾訴；有時，它們又顯得很安靜，甚至冷冰冰的，隱縮在白色桌布的褶皺裏，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。這些時而明媚時而清冷的情緒對比，與畫家心境對照來看，亦兩相應和。塞尚從來不是爲畫蘋果而畫蘋果的那類藝術家，那些完成於不同時期的蘋果靜物畫，若看成是他的私人日記，也並無不可。



▲卡拉瓦喬作品《水果籃》

作者供圖



▲塞尚畫作《靜物與窗簾》

作者供圖

誰憐寸草心

孫貴頌



我如今已經過了「花甲」之年。可是，細算起來，與母親在一起的時間，還不到生命的一半。

十九歲之前，我一直與母親在一起的。除了高中時，有一段不長的時間，因參加宣傳隊活動，老師規定晚上必須住校，我在學校過集體生活，沒有吃母親做的飯，還自己洗過幾件襯衣，刷過幾次鞋子，只是到了周末才回去一次。其他時間，都沒有離開過家，也沒有離開過母親。母親就是家，家就是母親。

十九歲那年，我離家入伍到上海，一走就是整整四年！離開家鄉，離開父母，思念的痛苦非親歷者難以想像。母親更想兒子，終於忍不住，於第二年的秋天，聯合了鄰村的婦女，一起到部隊看孩子。上路之前，不知猶豫、彷徨、爲難了多少次。去部隊探親，領導願意麼？會不會給孩子帶來不好的影響？母親又不識字，又暈車，還沒走，就愁得好幾天睡不着覺。最後一橫心，還是出發了。先是從煙台坐火車去青島，又從青島坐輪船往上海。母親一路上嘔吐、不適，幾乎沒有吃什麼東西，也幾乎沒有睡覺。好在平安到達了上海碼頭，我按時去接到了母親。母子相見的那一剎那，母親把所有的痛苦都拋到大海裏去了，她覺得一趟上海是值得的。

我那時在連部當文書，時間相對來說比較鬆一些，陪母親逛了上海動物園、外灘、豫園、南京路、淮海路等有名的地方。母親住了一個星期，就與一同來的幾位母親回家了。她們共同的想法都是，別影響孩子的工作。其實一個大頭兵，又有多少重要、急切的工作呢？但母親們卻不敢多待，看到我們確實都很好，放心了，就匆匆忙忙地回去了。（前段時間回老家，看到掛在牆上的我與母親在外灘以外白渡橋爲背景的照片，母親竟然那麼年輕！那年，母親四十八歲。）

直到當兵後的第五年初，提了排長以後，我才第一次回家探親。從此以後，我就好像一隻風箏一樣，雖然那根線還攔在父母的手中，但卻長期飄浮在空中，即使偶爾一次降落，但很快又飛走了。最有規律可循的，是長年的春節，我們兄弟幾個都回老家，每周一周，短則三五天。這時，母親又要備年貨，又要打掃衛生，又要安排、準備兒子或者媳婦的住宿，忙是忙，但心裏還是很高興。其他時間，我與父母、與兄弟姊妹在一起的日子，真是屈指可數。

父親生病後，不能勞動了，雙親在我們兄弟幾個家裏輪流住過一段時間。在我家裏，住了不到一年，這是我自十九歲離

家後與父母相處時間最長的一次。那時，兒子尚小，正在讀小學，要爲他的學習操心；我又剛到一個新單位任職，工作較忙。除此之外，還想自己搞點業餘創作。這樣一來，時間自然顯得緊張。上班不用說了，即使下班，也有事情忙活。母親看到這種情況，常常不來打擾我。她不識字，孫子的學習她幫不上忙，我在電腦前打字，她更是不明白，只知道我們都在忙。她從不輕易弄出不必要的響聲，怕影響我們，但母親的心，一直都是繃得緊緊的。有一件事令我記憶猶新，那年小弟有一篇論文入選了日本的一個國際大會，組織者要求每篇論文必須以英文的形式遞交，小弟讓我找人幫助翻譯一下，我找了一位大學的英語老師，由於論文較長，人家正忙於做出國的準備工作，等翻譯出來後，離遞交的時間只有一下午了，必須在下班前完成，找人從網上發過去（那時發國際快件好像沒有現在便當），時間萬分緊急，從中午開始，我就照着手稿，一個字一個字地抓緊往電腦上敲。由於我使慣了五筆打字法，連英文字母在那個鍵位都已模糊，所以速度不快。母親看我在抓緊打字，不敢與我多說話，只是過一段時間，探進頭來看一看，有時問一句：「還早了麼？」我說還得不少時間。母親便不說話，走開了。過了一段時間，再瞅一瞅，問一問。我告訴她，來得及，她似信非信。直到下班前，我終於打完了那篇五千多字的論文，拿着軟碟，跑步到外經委去找朋友，發完稿後，回到家裏，母親問：「發走了麼？」我說：「發走了。」母親才說：「可把我急壞了。」我笑她：「你急有什麼用？」母親說：「可是由不得呀！」

後來父親臥病在床，我們兄弟幾個便利用星期天的時間回老家，既看望生病的父親，也幫一下勞累的母亲。可即使這樣，母親也從來不支使我們幹這幹那，許多髒活累活，還是她自己去幹。晚上睡覺時，我對母親說，讓她到另一間屋去睡，我來陪父親。可是母親從來沒有同意過，她說你爹需要接屎接尿的，你不會弄。我說我會弄，不會弄我叫你。可是母親就是不同意，她其實是怕我們嫌髒。就這樣，我們回去多少次，每天晚上仍然是母親一個人照顧父親。

現在母親住在北京小弟處。我與她見面的時間更少了。本來母親可以住在我這裏的，可是小弟最近剛添了孩子，母親就留在那邊，幫助保姆照顧孫女。來我們家住，只有再等一段時間了。

母親已經是風燭殘年了，毫無疑問，我與母親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了。我只有祈求上天，保佑母親，讓她健康地多活一些年月，讓我能夠有多一些的光陰，與母親在一起。

「槓房」裏出生的人

鄭少遠



有一種人，彷彿是在「槓房」裏出生的。他們生活的最大愛好和職責，就是抬槓。

你說有規律作息是一種好習慣，有利於健康生活；他會說，無規律作息和生活能鍛煉人的適應能力，使人的適應能力更強。反過來，若你說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……」一個人無規律生活慣了，可能適應能力會更強；他則會說，胡扯，無規律生活的人，不就是亂糟糟的！你說常吃鹽醃食品易致癌；他會說，很多人天天吃鹽醃食品，並不見怎的呀。你要是說，鹽醃食品很爽口，你很喜欢吃；他則說，沒知識，老土，鹽醃食品含有大量叫亞硝酸鹽的致癌物質！你說不要濫用藥品，他就說生病了還是要吃藥的，不能一概而論。你說孩子不能打、要尊重，他就說，你的孩子是需要的。你說六十歲以上婦女不適宜穿高跟鞋，容易扭傷或摔倒；他也會發表

自己的見解，說不穿高跟鞋的老人也有摔倒扭傷的……

這種人，正如一個段子所概括的：「你跟他講法律，他跟你談政治；你跟他談政治，他跟你講民意；你跟他講民意，他跟你耍流氓；你跟他耍流氓，他跟你講法律。」

這種人說話好像很會一分为二，又全面又客觀，道理一大堆一大堆的。其實說到底，他們就只有兩種觀點：你的觀點，我的觀點。並且前者總是錯誤，後者總是正確。他們會把你頂得無可奈何懶得搭理。你會覺得總跟他說不到一起去，覺得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。你會投降放棄遠離，正如對待小人一般「敬而遠之」。

說起來，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兒。因爲世上本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。在價值取向不同的情況下，難免會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。如果彼此都不能相互認同或一方說服另一方或求同存異，那就只好「蘿蔔鹹菜，各取所需」、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隨它去」了。「道

不同，不相爲謀」！

「槓房」出生的人，好像天生就好與人作無謂的爭辯，好頂嘴，好專門找人抬槓。他們以此爲樂事、爲習性、爲存在價值。其實他們的思辨力並不強，原因是他們的能量不能用於真誠的思辨上，不能對一件事進行誠實、深入的思考，失去正常判斷力，思維流於膚淺和平庸。他們把精力集中用於不停地反抗別人的話語上，刻意要跟人對着幹，故意鬧彗扭。鬧得越兇，似乎就越出衆，就越體現他們存在的價值。他們一生也往往在這種無端的消耗中庸碌地度過。他們心態變得苛刻，對理解他人沒有興趣，興趣只在如何用自己的觀點征服對方，佔據上風。他們和「他人」幾乎沒有共同認可的觀點，幾乎從來不能在一件事上持有相同的看法。這大概是一種病態心理，是一種心魔在不由自主地控制着他。而這樣一種心理，如果不自知，會通過言傳身教，產生代代相傳的惡習，成爲「祖傳秘笈」，成爲「基因」，禍及子孫後代。